

鮎埼亭集外編

第一函
第七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三

土圭賦

限韻馮相致日以辨四時有序

周官建都取地中之說先儒辨之備矣予謂當以大司徒所載參之典瑞然後知其本非周官之文大司徒所云測土深求日景卽典瑞所云致日致月也大司徒所云土地制域卽典瑞所云封國則以土地也而大司徒獨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下接以天地陰陽日月風雨七句吾疑此七句者漢人之言儻入經文舊經必無

是也況讀其文乃類考工記句法五官中不概見從來
辨此者祇攻鄭賈不知本文中明有之不指明經文之
錯則鄭賈烏可折也善哉唐志之言曰古人所以步圭
景之意將欲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
徑也詞科諸公偶拈是題乃序其說於端

聖天子握五部秉七衡暘谷昧谷嚴其宅曲阿纖阿審
其程涖觀臺而樹檠迎靈曜之著明六幕則地朔天南
之畢協九紀則箕風畢雨之俱平黍爲實竹爲筍固同
屬黃牙之產璿其中玉其外亦均資乎尹之精埋葭管
之土灰或有崇而有庠懸玉衡於土炭時一重而一輕

而究彼墨景之不爽蓋別有元符之可馮乃命匠氏範
新型思極於毫芒之細用參夫神物之靈依工則勞司
徒之掌析圭則仿國瑞之名欲質諸天而罔渝雖蒼璧
之享有弗若苟錯諸地而已可并白茅之藉亦弗營今
夫大圓者本高厚之渾成代明者或東西之殊向長日
短日之極牛井各著其垣日中宵中之平婁角迭呈其
象月主分而日主至其致之各以其時日主望而月主
苾其至也本同其量惟辨秩之最殷斯功成乎輔相必
其瑤光四布愆伏俱消玉燭長調陰晴無恙布四和以
求中舍震離兌坎之罔渝列四鈞以問偏隅乾艮巽坤

之相望然後春容帝座與八風之節俱諧肅穆天庭偕
庶民之星共暢然而地一定而不移天至神而難恃二
極則三十六度之隱見一出入之位非易推四游則
萬五千里之升沈假上假下之宮誰克旣或行黃道之
外晷以稍進而移或行黃道之中晷以稍遲而退退者
或陰之羸進者或陽之厲是雖化機流布所偶差抑亦
大均調燮所有事是以觀四仲之命官宅明都而敬致
則度高而測深雖放勳其不廢爾乃瑑則終葵之杼珽
原天子之笏杼以朝王笏以朝日上剡者銳其首四出
者儼其末舊屬黃流之尊今爲坤儀之率八神繞之儼

衆星之迴環八表共之恍中星之突兀方闔方案端拱
而居內規外規縝密以粟玉尺之布不假廷平玉軫之
徽不須瑤瑟更無五采五就之繁何有同邸異邸之別
旣去飾於韋衣但象形於中必於是二至二分計其時
一股一勾計其里八月不必滿八日之期四時卽以分
雙曜之時當夫亭午之漏初中天半之華方霽或赤龍
之氣蠕蠕或黑烏之陰旒旒是則尺五寸而近爲南轅
丈三尺有奇爲北紀至若晨光熹微暮雲徙倚或暫辭
東沼之輪或繼照西崦之軌是則七尺三寸之攸同二
十四分之妄指是以窺天而知其和謬盈減不失其宜

度地而知其中邊增損各有所以彼大采朝日識地德
以凝承小采夕月虔天刑而糾擬斯天子所以參三才
之位祛四時之累也而要非推測之精曷以有此慨自
緯候諸書之支離漢唐羣儒之汗漫陽城浚儀因易代
而累移交趾金陵更參觀而益遠不知四方中土之說
無所據依千里一寸之文誰爲質辨彼夫平陽放勳之
都蒲坂重華所踐安邑則九鼎攸居亳京則五遷始奠
卽在有周亦復安宗祏於西豐建行所於畿甸不過求
道里之適均取朝宗之所便安得陰陽風雨之曾經百
世而不移帝王升降之區嬗累朝而弗變吾嘗以匠人

水臬之文比合於司徒土圭之例圭則司天者觀化之
所需臬則營作者辨方之所自雖所司之不同顧致用
者無異原無預於宅中又奚有於卜地況歲差之難齊
安得土中之長峙豈有揆日之隆儀乃朝三而暮四至
若渾天既北斗之分過峻蓋天亦南方之度不齊五寸
三寸之文莫定五嶽五表之說難稽是以守敬舍六家
而弗道置四丈以審規豈知法先觀象道在乘時苟剛
柔之適協參覆載以無私土應黃鐘之德圭宜春氣之
滋終始妙貞元之運弛張措文武之宜斯則又何有於
偏端之推步曲說之駢枝

衡尊賦

王者坐神府運道腴握斗柄流地符酒漿不挹而徧醴
泉隨在而瀦釀淑氣以薰蒸微禽亦歌既醉播晴光爲
膏沐小草共樂咸濡時則前朝穆穆後市愉愉明堂則
四門五室大田則一井九區表以靡華之九葉環以交
枝之五株窺夙夜之元神淡如明水溥寰方之茂育濃
似春滑五齊六清人人酩酊十醖九醞戶戶醴醕如澠
如淮如河如濟爭赴杜康之宅旁流儀狄之廚以故洗
爵而中達早具奠皞而周道先儲爰有一尊其名曰衡
是尊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苟裒其多兮不爲不足益其

寡兮不爲有餘執中同歆器建極似歛孟爾乃以筐曰
醢以簋曰醕紀則有甌魯則有壺象以鼻而善吸犧以
背而能噓蜃取其動鴟取其虛或金爲飾或玉爲樞然
而用各有地度不可踰卜夜之諫凜凜太康之箴瞿瞿
或一獻而止清其渴或三爵而惟罰是虞或范昭酌之
而不免見徹或杜蕢揚之而媿其有渝至若在官曰庫
在野曰壚家釀曰醢市釀曰酤而苟乞漿不得博醉焉
如目斷天河之水府涎流道左之蘖車斯空聞夫揚觶
究未免於向隅孰若斯尊不竭不淤其取之也無礙無
拘望總街兮如驚遵大路兮不嘔撫黃目兮朗可拭溯

縹醪兮清不汙罔計多寡遑論有無抑不聞縕精之始
作麴之初也耶真宰以大順宣說豫以太和化嫗煦王
燭之精以爲釀具庶民之星以爲酒徒明水大火以爲
醴齊嘉禾瑞麥以爲蓄租坐八風谷合百花苧而於是
天因啟天乳酥張素主觴旗官建旗始以空桑之飯終
以烏梅之醕以蚩蚩而來者昭其不速之敬以混混而
出者大其勿幕之孚其簌維何彼山之麓有笋蔬兮其
蒞維何彼水之溼有菰蒲兮幕以圓蓋如穹廬席以平
壤如大輿缶以土鼓以桴藉以茅薦以芻雖丁男大小
或分其戶品流清濁或各有俱甘苦之種旣別伯仲之

行亦殊而要之左陶匏右康瓠見淺見深不至罄瓶而
壘恥一挹一注寧論石贏而斗輸當是時四學橫經士
鄉資其觴咏三農負耒原田慰其辛劬市有醉人商不
復以爲瑞關無酒禁旅皆願出其途高賢以設醴而維
繫三軍聞投醪而奮呼列仙借爲容身之地荒外資爲
難老之需縱臥甕之有人不登新格卽挈瓶之寡智亦
足歡醪可以十榼可以百觚可累而戴可負而趨旣不
嫌於無算自共樂其於胥頌堯尊之德者疊疊鼓唐衢
之腹者魚魚蓋衢以昭其推行之博尊以示其翕受之
敷井養而不窮者四海一家之量所以大鼎烹以爲飴

者十漿九饋之用所以舒是故後刑今念室先惠今天
渠筮易得大畜之上觀星在黃道之墟豈猶夫一觴之
小施更何須三日之大醕

石鏡舞山雞賦

有序

予向疑劉敬叔異苑山雞事以爲特因罽賓孤鸞舞鏡
一案而少變之況魏公子倉舒之言不見陳志與裴注
又似因巨象一案而附會之然卽令果如所言亦甚不
吉非體物家所樂道也及讀唐詩有石鏡舞山雞之句
始爲恍然空山文石嵌空如鏡幽禽樂之顧影自憐斯
則協靜觀之情狀寫咸若之性靈者也昔晉廷徵曲水

故事摯仲治以所言不吉左遷後世之據異苑者得毋
類是今觀唐賦亦祇於篇中畧及不敢詳其顛末殆以
此歟乃別爲石鏡舞山雜賦以正之

有鳥翩翾秉重熙之淑氣觀元化於空山賦種則繼離
之明炳煥應時則大夏之色朱殷星散瑤璣之宿序逢
鶉火之躔偕晴霞而錯落迎麗日而璘斑然而棲神雲
岫匿影人寰問譽命雖偶作五工之氏愛羽毛或閒登
九貢之班要其幽貞獨處耿介誰攀啄栗陰崖之黍同
心幽谷之蘭豈意巨靈融結文石巔峴一片虛明之鏡
千巖淡蕩之天對古洞之寒泉而更澈沐危峰之飛瀑

而彌鮮苔影染之而愈碧霧氣浴之而倍堅清蒼以爲
玄錫沆瀣以爲白旃時則山草吐菱花之豔山嵐凝月
魄之圓山都遇之而慙其形穢山鬼望之而覺其神寒
於是山雞過之四顧欣然縱令羣儕之其賞未若寸心
之自憐乃回翔而諦視遂妙舞於轉圜以健翮爲長袖
之運以輕身比細腰之孱惟四時之產俱備斯八風之
節各嫺生憎鸛鵒之眼未化差喜鷓鴣之翥同嫺翠羽
迎風而裊裊赤翎浥露而僊僊問好迷則空中卽是窺
眞色則阿堵能傳差池披其金粉宛轉拂夫雲鬟不羨
衣上華蟲之豔不慕冕中赤鷺之妍當其矜疏趾夸朱

顏下復上往復還知天機之自得識樂意之相關能以
乘虛而動神因遺世而閒或五粒之松偶集或百尺之
絲忽扳千仞鳳輝遙接中達鴻羽爭先蓋其幽情原寄
之天際塵障不染於世閒苟未逢夫徙北圖南之會姑
長永其棲桐食竹之年冑浪蹟以博如臯之笑抑獻符
以隨陳寶之肩用求知於冰鑑戒妄出於玉環方將見
彭錢而遠舉又何惑乎遇相高而孤騫斯幽園所以明
處士之志而三贊正以立貞士之閑也歟

追琢其章賦

有序

是詩之旨古序以爲能官人也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今入廟則奉璋瓚以相禮者有人行軍則帥六師以從王者有人作人之效於此盛矣歐陽公曰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夫是雖一時人材之盛要非文王之能官人不至此故孫毓以爲專美官人非稱周地之多材葢官人之術在作人而作人之功則於末章追琢金玉見之朱子泛以爲歌咏文王之德之盛而爲人所歸恐非詩中之意而末章尤爲未協然考康成以來雖皆宗古序以爲官人而於末章則亦如朱子所云王肅曰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是與全詩絕無呼應今本之古序參以曹放齋嚴華谷諸家仍主作人而